

德國宗教及哲學史概觀

海 涅 著

辛 人 譯

上 海

辛 墾 書 店 版

1 9 3 6

德國宗教及哲學史概觀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日初版

原著者	海 涅
翻譯者	辛 人
發行人	張 明 德 上海海寧路三德里四十五號
發行所	辛 墾 書 店 上海海寧路三德里
印刷所	中和印刷公司 上海北河南路圖南里內
經售處	辛墾書店及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每冊實價大洋七角

目 次

譯者序.....	3
日譯者底話.....	5
原著第一版序文.....	11
原著第二版序文.....	13
第一章 路德以前之德國.....	23
第二章 從路德到康德.....	79
第三章 從康德到黑格爾.....	138

譯 者 序

本書是根據日本高沖陽造和栗原佑兩氏所譯『德國古典哲學底進步性』（『改造文庫』第一部第八十一種）重譯的。原著底標題是『德國宗教及哲學史概觀』，我覺得原著底標題更貼切於內容，所以就把它還原了。在翻譯中，我還用了兩種副本：一是上村清延氏底日譯（日本學藝社底『海涅全集』第七卷中“Saloon”第二部）；一是藹理斯（Havelock Ellis）底英文摘譯本（“The Prose Writings of Heinrich Heine”——The Walter Scott Publishing Co., Ltd.）

關於本書底價值，日譯者高沖氏已說明了，我不想再在此地多添蛇足。原著者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也是中國底讀者界所熟悉過一位作家；但過去有些“媒

婆”式的介紹者把他介紹成一位愛情的詩人，現在藉着這個機會，也可以使我們重新對這位詩人估價一下。

德國底古典哲學，在哲學史上演過了極其重要的任務，這是我們所共知的。因此，我們有詳細地理解它適必要。海涅底這部藝術的哲學散文，對於我們是一個很有力的幫助者。他敘述德國底新教(Protestantism)怎樣和專制的天主教(Catholicism)鬥爭，這種宗教改革怎樣產生了哲學，這哲學怎樣由斯賓諾莎——萊普尼茨——勒辛——康德——菲希特——謝林格——發展到黑格爾。但海涅底敘述並不是單純的講述，他是帶着濃厚的民主主義的熱情，用進步的銳利的眼光，採取優美辛辣的形式，特別是在聖西門主義底影響下，寫成了這本書的。讀者如果讀了這本書後，再找密丁和拉里查維支監修過『辯證法的物質論』來，看看那第二章(『十六——十八世紀哲學上適物質論與辯證法的諸要素』)和第三章(『德國古典觀念論哲學上適辯證法』)，就可以得到更明確的觀念，同時也會更理解本書在一定方面上適價值了。

在本書底翻譯中，爲了譯者底淺學和忙碌所造成適錯誤及拙劣之處，尙希讀者予以指正。最後，謝謝任白戈先生促成我翻譯這部書適動機。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日 譯者於東京

日譯者底話

本書具有和從來的哲學書不同趣味，爲了這趣味緣故，便有懷疑其作爲哲學書價值之嫌。要避免這誤解和闡明本書底古典的價值，譯者在這裏附加一些說話，也未必是沒有意義的吧。

本書是列克拉姆版海涅全集第三卷所載『德國宗教及哲學底歷史』 (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 底全譯。本譯書底名字只是在便宜上以本書底特徵底內容來作書名的。

詩人海涅用他底麗筆來寫哲學書，許多人都知道這哲學書是充滿着詩與機智底散文，但知道這詩與機智底哲學

書演着怎樣的職務過人，却非常之少。正和「艱難」的東西不一定是有一價值的一樣，「趣味」的東西也未必是無價值的。在第德諾底『拉莫之侄』（*Neveu de Rameau*）這小說裏，還發見了辯證法的核子（見『反丟林論』）過恩格斯，怎樣批評那艱難的從康德到黑格爾過德國古典哲學呢？並且對於海涅這本書怎樣地說呢？

“在這種大學教授們之後，在他們底玄學的曖昧的言語中，在這種不活潑的無聊的時期內，能說革命是潛伏着嗎？！當時被目為革命代表者過人們，即自由主義者，不是那把人們底頭腦完全弄曖昧了過黑格爾哲學底最頑強的反對者麼？可是政府和自由主義者都同樣地沒注意到過事情，至少在一八三三年是有一個人看到了。這人就是亨利·海涅”。（傍點筆者）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底終結』）

對於引用恩格斯過這段話，我想沒有另加註釋必要；要之，譯者是要表示恩格斯不但已將德國古典哲學者底言辭當做難解的東西，並且認為是不得要領過不倫不類過言辭；順便還要說：在這種難解的玄學的言辭底背後，隱藏着對於權力過妥協。然而，在德國古典哲學者底場合，在那言辭底背後不單隱藏着妥協的傾向，同時還潛伏着許多革命

的進步的見解，這也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一樣。唯其如此，才把德國古典哲學所遂行了過任務，來和英國底產業革命、法國底布爾喬亞革命對比，而稱為哲學革命，並列為十八世紀歐洲底三大革命之一。這種德國古典哲學底矛盾，不外是當時德國底政治的社會的諸條件之直接的反映。這就是一方面是法國革命和德國反動底矛盾，它方面是德國布爾喬亞對於法國革命過同情及其實踐的懼怯。海涅在本書中所要嘗試的——他是完成這嘗試過最初的人——即在闡明以上過事情。恐怕把真理傳給民衆過學者為什麼是難懂的，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否定了對於神底存在底證明底康德為什麼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承認了神，菲希特、謝林格底革命性及其變節，這一切如果讀了這本書，便滲染着詩和諷刺及諧謔的五彩而像繪畫小說一樣，展開在讀者底面前了。

本書是“一種充滿着天才的懷古和展望過歷史的哲學的偉業，這在一八三四年代是只有亨利·海涅才能完成的”（梅林格）；可是因為是在一八三四年寫的，當時歐洲大陸底資本主義還不十分發達，現代底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發生還屬少數，所以這又成為在本書全體底敘述上籠罩着觀念論的見解之霧過原因。“但這在當時是無可奈何過事”（梅林格），倘單因此而懷疑本書對於德國古典文學底正確的見

解，和德國古典哲學底革命性之解明適正確，那只是以爲意識的物質論的領導權從原始的時代就存在了適無知罷了。

海涅在本書底敘述中所取適立場，在哲學上是進步的黑格爾學派底立場，因此在宗教上是汎神論的，在政治上是急進的民主主義的見解。在馬克思還是小孩時代適一八三〇年前後，具有這樣急進的社會思想，是不能不證明詩人底偉大的。當然，海涅底這種急進的社會思想並不是沒有什麼社會影響而成立的，這只是在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前半適複雜的社會思想與社會運動之強力的影響下成立的。這就是法國革命、黑格爾哲學、法國啓蒙思想和空想的社會主義等等。因此，如果沒有考慮到這複雜的意識形態和運動所影響適事實，而只想在本書中追求統一的體系的理論，那是以俗物底尺度去測量詩人適豫言者底眼光，是要把海涅當作“死了的犬”。

像這樣的本書，在德國古典哲學底論理的敘記上，雖然有不詳細的錯處，但決不是無甚價值的。據德波林說（見『菲希特底哲學』），馬克思和黑格爾都是由本書而認識了德國古典哲學的；再則，照海涅自己所說（見『盧第者』第二部），梅林格激賞爲“無產階級生出來適天才的思想家”適法國底彼耶爾·盧爾，還對本書這樣地說過：“他（指盧爾——日譯

者)由亨利·海涅底概論(指本書——日譯者),開始認識了德國哲學並不是像以前法國底公衆所相信似邁神祕的和宗教的東西,反之倒是非常冷靜的,幾乎是否定了至高的、極冷酷的抽象的和無信仰的東西。”

總之,本書並不是德國底宗教及哲學底歷史之藝術的繪畫。詩是在背後緩慢地流着,只把思想加上美麗的顏色,質地是毫不紛亂邁冷靜的理論的發展。在這裏海涅首先宣言自己是哲學者,是急進的黑格爾學徒。如果本書有哲學認識上邁錯誤邁話,那並不是因為海涅底哲學認識不足,而是因為那常易出現邁熱烈的詩情邁過於自由邁奔放所致的。讀了本書邁人,誰都會知道海涅在哲學上邁智識,和康德主義者底席勒比較起來,是並無遜色的。

海涅底思想底最高潮,是從一八四〇年到四四年前後,即當馬克思亡命巴黎,和海涅作朋友,而給與了偉大的影響邁前後;這以後他患了不能動彈邁重病,因而思想底發展也停止了。本書所載邁原著第二版序文,正是在這種肉體的思想的苦難時代寫下的。關於他底社會思想,擬另在獨立的論文上處理,這裏假如只要把結論寫下來邁話,那末就是——他雖然宣言了改宗,但對於那敲着他思想底門而迫待解答邁共產主義的躍進,在很久的時間中並不能有什麼決定的

解答。在不久便逝世前——他是一八五六年二月十七日死的——他曾聲明論理的惡魔之聲在催促着，而現存社會是被裁判和被宣告了。這裏所說論理的惡魔，是從如次的命題出發的。即人類都有吃飯底權利。他在另一方面聲明受憎惡之聲所引導而愛宮閔主義(Communism)。這憎惡是海涅全生涯對某個黨派而發的，這黨就是德國國家底所謂辯護者底黨，即指那欺詐的愛國主義者。……

一九三二，十二，十二。 高沖陽造

原著第一版序文

底下這件事情，我不能不敦請德國讀者底注意。就是本書原是在特定時期底目的下，爲法國雜誌『兩世界評論』（Revue des deux mondes）而寫的，卽本書是概觀德國底精神諸現象的。我老早就把這裏面幾篇，提供於法國底讀者界，但作爲『德國近代文藝史』（Zur Geschichte der neueren Schönen Litterature in Deutschland）適寄與，又用德文出版了。定期印刷底必要及其經濟底窮迫、學問文獻底不足、法語底不熟練，加上德國新公布適關於國外出版物底法律——這是僅僅適用在我身上的——和諸如此類適許多障礙物，都不容許將這概觀底各種底部分，依照年代而用綜合的

標題來論述。所以這本書雖然內容統一，形式整齊，但還只是更大的全體底斷篇而已。

以親愛的敬意，問候故鄉！

一八三四年十二月 亨利·海涅寫於巴黎

原著第二版序文

當這書底第一版印刷後，我把一本拿上手頭時，爲了它被弄成了畸形的東西，而大吃一驚。那痕迹是隨處可見的。這裏缺少形容詞，那裏缺少插入句。到處都有弄丟了的，加之，對於文章適移改沒有加以注意，所以不單是意義，便是意向也常常消失得無影無迹。恐怖——與其說是對於神的，不如說是對於凱撒(Gains Julius Caesar) 適恐怖，把手伸在這畸形的當場上，這手一面不安地把一切政治的危險的東西削除了，又把那對於宗教是最危險的東西自行取消了。這末一來，本書本來的傾向——那是愛國的民主主義的——都消失了，跟我全沒關係適精神，憎惡地睨視着我。這

精神使人想起了宮院的神學的辯駁攻擊，而和我底人道的寬仁的性情，是一點也不相吻合的。

起初，我滿以為這書底缺憾，可以在第二版上補正，但現在要怎樣地補正也不可能了。因為當漢堡大火過時候，出版處底原稿都被燒光了。（以後又被發見，本譯書底原本即據此的——日譯者）我底記憶非常的壞，所以要憑記憶來整理便首先不行了，更何況因為眼睛底狀態，使我不能從頭到尾地把這書讀完。因此我只好這樣地滿足了，即依據法文版——法文版比德文版先被印刷——把重大的兩三個弄丟了遊地方，由法文重譯過來，加以補足。無數的法國雜誌所轉載和討論了遊一個地方，則添加在這新版底末尾。這還是被法國底一個偉大的政治家莫列（Moré）伯爵在前年底法國議會上討論過的，但正是這個地方，不曉得由於什麼事情，竟表現出對於德國遊罵倒和侮蔑來。據說在這裏我有了對外的犯罪。這件事情正像某些可尊敬的人們所確證的一樣。如果我對古舊的德國，即發霉的俗人之國——這國家不能產生怎樣的哥里亞第（Goriaté）（註一）甚至不能產生唯一的一個偉人——曾表明了不滿的話，那末人們會以為我底說

（註一） Goriaté，倍里司忒人底巨人，為伊司萊爾人之惱患，

終為伊司萊爾人底少年大衛所打倒。